

周代无箏乐考论

李婷婷

提 要 无箏乐是周代多数礼仪之正礼、正歌之后配合“无箏爵”而演奏的。诠释无箏乐,诸说虽有分歧,但对其娱乐性则是一致肯定的。无箏乐并没有超越时空,成为纯粹的娱乐艺术。其娱乐性受“礼”的节制,有一定的限度。尽管如此,无箏乐在某种程度上张扬了人的七情六欲,彰显了音乐的娱乐功能,对于当时郑卫之音的滋生蔓延起了某些推涛助澜的作用,对后世娱情音乐的发展亦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无箏乐 郑玄 娱乐功能

无箏乐,在先秦典籍文献中仅见于《仪礼》一书,共出现 4 次,即:

说屨揖让,如初升坐。乃羞。无箏爵。无箏乐。^①

主人以宾揖让,说屨乃升。大夫及众宾皆说屨升坐。乃羞。无箏爵。……无箏乐。^②

遂升反坐,士终旅于上,如初。无箏乐。^③

升反位,士终旅于上,如初。无箏乐。^④

最早对无箏乐予以诠释的是东汉的郑玄,他于《仪礼》中出现的 4 处无箏乐皆有注。其后唐贾公彦又对郑玄前三处注作了疏通。兹胪列郑注和贾疏(“疏”字前为郑注)如下:

燕乐亦无数,或间或合,尽欢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此国君之无箏。[疏]……注‘燕乐’至‘无箏’。释曰:云“燕乐亦无数”者,亦上无箏爵也。案上升歌、笙、间、合乐皆三终,言有数,此即无也。云“或间或合,尽欢而止也”者,以其不言《风》、《雅》,故知或间如上,间歌用《小雅》也;或合用《二南》也。言“或间或合”者,于后科用其一,但不并用也。引“《春秋》”者,彼是国君礼,此是大夫礼,见其异也。但无箏之乐,还依尊卑用之。案《春秋》为季札所歌《大雅》与《颂》者,但季札请观周乐,鲁为之尽陈。又鲁,周公之后,歌乐

① 《仪礼注疏》卷 10《乡饮酒礼》,见《十三经注疏》,上海: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989 页。

② 《仪礼注疏》卷 13《乡射礼》,见《十三经注疏》,第 1008—1009 页。

③ 《仪礼注疏》卷 15《燕礼》,见《十三经注疏》,第 1023 页。

④ 《仪礼注疏》卷 18《大射》,见《十三经注疏》,第 1043—1044 页。

得与元侯同,故无算之乐,《雅》、《颂》并作也。^①

合乡乐无次数。[疏]……注“合乡乐无次数”,释曰:知合乡乐《二南》者,约上正歌时不略,其正已歌乡乐。但上有次第,先歌《关雎》,次歌《葛覃》、《卷耳》,次歌《鹊巢》、《采蘋》、《采芣》,皆三终,有次数。今无次数,在宾主所好也。^②

升歌、间、合无数也,取欢而已。其乐章亦然。[疏]……注“升歌”至“亦然”,释曰:此无算对上升歌、笙、间、合,各依次第而三终,有次有数。此则任君之情,无次无数。其《诗》乐章亦然,亦无次无数。^③

升歌、间、合无次数,唯意所乐。^④

此外,郑玄在注《礼记·文王世子》之“有司告以乐阕”时亦曰:

阕,终也,告君以歌舞之乐终。此所告者谓无算乐。

唐孔颖达疏之曰:

“有司告以乐阕”者,阕,终也,谓养老之末无算乐之终也,有司告王以乐终。……注“此所告者谓无算乐”,正义曰:以上云“登歌《清庙》”,次“下管《象》”,此云“告以乐阕”,下即云王乃命诸侯“反养”者,是燕末之事,故知“乐阕”者,“谓无乐”也。^⑤

东汉以来,有关无算乐的诠释不断,比较诸家之说,郑注以及贾公彦、孔颖达之疏应是最权威、最全面、最流行的,并多为后人征引、沿袭。如明何楷曰:“无算乐者,升歌、间、合无次数,惟意所乐也。”^⑥清蔡德晋曰:“爵行则奏乐,或歌,或间,或合,惟其所用以尽欢,至爵止而乐阕。故爵无算而乐亦无算也。郝仲与曰:‘无算乐,升歌、间、合不拘正乐三终之数也。’”^⑦综观郑玄、贾公彦之言,其意思大体可归纳为七点:

1.无算乐是针对正歌而言的。^⑧

2.无算乐是周代多数礼仪之正礼、正歌之后配合宾主宴饮、爵行无数、唯醉乃止的“无算爵”而演奏的,系周代礼乐文化中几乎与正歌具有同等价值的一部分。不仅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用之,而且天子“养老”之礼、族燕亦用之。^⑨《诗经·小雅》之《鹿鸣》、《伐木》、《湛露》、《宾之初筵》及《鲁颂》之《有駉》等篇章,对这一无算

① 《仪礼注疏》卷10《乡饮酒礼》,见《十三经注疏》。第989页。

② 《仪礼注疏》卷13《乡射礼》,见《十三经注疏》,第1009页。

③ 《仪礼注疏》卷15《燕礼》,见《十三经注疏》,第1023—1024页。

④ 《仪礼注疏》卷18《大射》,见《十三经注疏》,第1044页。

⑤ 《礼记正义》卷20《文王世子》,见《十三经注疏》,第1410—1411页。

⑥ 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19之上《宾之初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蔡德晋:《礼经本义》卷3《嘉礼·乡饮酒礼·无算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正歌:又作正乐,是配合正礼演奏的。完整的正歌应包括升歌、笙入或下管、间歌、合乐四节。《仪礼注疏》卷15《燕礼》郑玄注曰:“正歌者,声歌及笙各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备。备亦成也。”正歌受周代“礼”的规范,有严格的程序,但四节乐并非所有的场合皆依次出奏。如乡射礼无升歌、笙入、间歌,只有合乐,大射礼亦仅有登歌、下管,而无间歌、合乐。

⑨ 《钦定礼记义疏》卷29《文王世子》“若公与族燕,则异姓为宾,膳宰为主人,公与父兄齿。族食,世降一等”之“案”曰:“异姓出则无宾,无宾则亦不用膳宰为主人,而君自为主,故曰:‘曾孙惟主也。’”当其时,无算爵、无算乐,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乐的演奏皆有所描述,^①亦反映了无算乐在当时广为流布的情况。

3. 无算乐的演奏篇章,因演奏的场合不同而有所变化。具体说:

“凡乡饮酒之礼,其名有四”。^②《仪礼·乡饮酒礼》所述,乃“郑《目录》云:‘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③其乡饮酒礼演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南陔》、《白华》、《华黍》、《鱼丽》、《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12篇,《周南》中的《关雎》、《葛覃》、《卷耳》3篇,《召南》中的《鹊巢》、《采芣》、《采蘋》3篇。

《仪礼·乡射礼》所述,乃“郑《目录》云:‘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之礼。’”^④由于其乡射礼“不歌、不笙、不间,志在射,略于乐也”,^⑤而只演奏《周南》中的《关雎》、《葛覃》、《卷耳》3篇,《召南》中的《鹊巢》、《采芣》、《采蘋》3篇。

燕礼之无算乐较为复杂。《仪礼注疏》卷十四《燕礼》之贾公彦疏:“释曰:案上下经注,燕有四等。《目录》云诸侯无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劳,二也;卿大夫又有聘而来,还与之燕,三也;四方聘客与之燕,四也。”^⑥《仪礼·燕礼》经文所述,是诸侯以燕礼劳卿大夫有勤劳之功者,演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南陔》、《白华》、《华黍》、《鱼丽》、《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12篇,《周南》中的《关雎》、《葛覃》、《卷耳》3篇,《召南》中的《鹊巢》、《采芣》、《采蘋》3篇;《仪礼·燕礼》“记”所述,是诸侯以燕礼招待来聘者,演奏《小雅》中的《鹿鸣》,《小雅》佚诗《新宫》,《周南》中的《关雎》、《葛覃》、《卷耳》3篇,《召南》中的《鹊巢》、《采芣》、《采蘋》3篇,舞《勺》(即《周颂·酌》)。还有郑玄注《仪礼·乡饮酒礼》“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蘋》”和《仪礼·燕礼》“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蘋》”皆曰:“《春秋传》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两君相见之乐也。然则诸侯相与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之君燕,亦如之。与大国之君燕,升歌《颂》,合《大雅》。其笙间之篇未闻。”^⑦贾公彦疏之曰:“此约穆叔云《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

① 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6《鹿鸣》曰:“燕谓首章言‘鼓瑟吹笙’,至此复言‘鼓瑟鼓琴’者,盖旅酬将终,作无算乐之时也。……无算乐,向者献酬有节,笙、歌、间、合皆三终;今曰无算,不拘三也。”卷6《伐木》曰:“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无算乐。”又卷10之中谓《湛露》、卷19之上谓《宾之初筵》、卷24之下谓《有駜》等皆涉及“无算乐、无算爵”。清顾镇《虞东学诗》卷6《鹿鸣》亦曰:“二三章叠言‘我有旨酒’者,彻俎之后脱履就席,君曰‘无不醉’也。末章复言作乐变笙言琴者,堂下之乐不作,独鼓琴瑟以尽宾主之欢。(《诗所》)盖至此,则爵行无算,乐亦无算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仪礼注疏》卷八《乡饮酒礼》之贾公彦疏,见《十三经注疏》,第980页。

③ 《仪礼注疏》卷八《乡饮酒礼》之贾公彦疏引,见《十三经注疏》,第980页。

④ 《仪礼注疏》卷十一《乡射礼》之贾公彦疏引,见《十三经注疏》,第993页。

⑤ 《仪礼注疏》卷十一之郑玄注,见《十三经注疏》,第996页。

⑥ 见《十三经注疏》,第1014页。

⑦ 引文据《十三经注疏》,第986页;第1021页郑注仅多“之”、“也”二字。

夏》、《繁遏》、《渠》则《颂》也。元侯,大国之君也。凡合乐者,遏取卑者一节,故歌《颂》,合《大雅》也。若元侯自相享,亦依此。……云‘其笙间之篇未闻’者,案《乡饮酒礼》笙间之乐前与升歌同在《小雅》,则知元侯及国君相飨燕,笙间亦同升歌矣。而云未闻知,谓如《由庚》、《由仪》之等篇名未闻。”^①据此,则“天子所以享元侯”,演奏《颂》中的《肆夏》(或认为即《时迈》)、《繁遏》(或认为即《执竞》)、《渠》(或认为即《思文》)、《大雅》中的《文王》、《大明》、《豳》,以及“前与升歌同在”《颂》中而“未闻”的“笙间之篇”;“两君相见之乐”和“天子与次国、小国之君燕”,则演奏《大雅》中的《文王》、《大明》、《豳》,《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以及“前与升歌同在”《大雅》中而“未闻”的“笙间之篇”。

大射,乃“郑《目录》云:‘名曰大射者,诸侯将有祭祀之事,与其群臣射以观其礼。’”^②《仪礼·大射》所述之正乐,仅“歌《鹿鸣》三终”^③和“管《新宫》三终”^④两节,而郑玄注《仪礼·大射》则曰:“升歌、间、合无次数,唯意所乐。”其无算乐如果仅演奏《小雅》之《鹿鸣》和《小雅》之佚诗《新宫》两个篇章,怎能“升歌、间、合无次数”呢?又怎能“唯意所乐”呢?很明显,此处郑注无算乐,令人生疑,难圆其说。

另外,“养老之末无算乐”,演奏《周颂》之《清庙》、《象》(即《维清》)等。季扎观周乐,不仅《风》、《雅》、《颂》一一俱陈,而且因为其乃“国君之无算乐”,只“以其遍歌,谓之无数,不以不次为无算也”。

4.无算乐演奏各篇章时,一般不必遵守正歌的演奏次序,主客可以随意挑出自己喜欢的乐章让乐工演奏,或信从乐工自由演奏。

5.无算乐的演奏形式不出正歌之弦歌、笙奏、间歌、合乐,但不必遵守正歌的演奏次序,或弦歌、或笙奏、或间歌、或合乐,主客可以随意指定,乐工亦可自由演奏。

6.无算乐每一篇章、每一形式出演的次数不定,可根据时间和客人情况,酌情而用之。明朱在堦即曰:“古人所谓无算乐何也?量昼长短及客多少,而为增减故也。”^⑤

7.无算乐演奏的目的在于侑酒佐欲,尽情尽欢,唯意所乐。

对于郑玄及贾公彦、孔颖达之说,也有人并不认同。如元敖继公曰:“爵行则奏乐,爵止则乐阕,故爵无算而乐亦无算也。歌与间、合所用未闻。”^⑥清方苞曰:“旧说仍用前歌与间,但叠用数篇,周而复始,亦比于慢矣。疑若《春秋传》所载,宾各赋诗,工以瑟与笙应之,其不歌者,亦听之无定数,故谓之无算耳。以不出太师所陈十五国之《风》,故曰乡乐。”^⑦又曰:“无算乐不限于间、合之所歌明矣,必于正歌中取之,则不得为无算。如以叠奏为无算,则复而厌矣。”^⑧《钦定周官义疏》卷二十三《春官宗伯·磬师》“教缦乐

① 见《十三经注疏》,第986页。

② 《仪礼注疏》卷十六《大射》之贾公彦疏引,见《十三经注疏》,第1027页。

③ 见《十三经注疏》,第1033页。

④ 见《十三经注疏》,第1034页。

⑤ 朱在堦:《乐律全书》卷32《乡饮酒礼乐谱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敖继公:《仪礼集说》卷4《乡饮酒礼·无算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方苞:《仪礼析疑》卷4《乡饮酒礼·无算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仪礼析疑》卷4《乡饮酒礼·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

燕乐之钟磬”之“案”曰：“乡饮、乡射、燕、大射于说屡升坐后皆无算乐，饮、射之息司正则乡乐唯欲，此宾客之燕乐也。正礼之乐，升歌、笙入、间歌、合乐，有一定之节。至燕则礼杀，随人意而用之，至旄舞、夷歌皆可与焉。则乐无一定，唯不及《雅》、《颂》可见矣。”^①还有今人何定生曰：“‘无算乐’就是诗篇之出于诗人吟咏或民间歌谣而用于燕饮的最后乐次，藉以娱宾的散歌，凡《三百篇》中不用于正歌之诗篇者皆属之。”^②其所谓演奏篇章乃至演奏形式皆与郑、贾、孔之说判然有别。笔者以为，这些歧异，有其合理性。因为《仪礼》述及“无算乐”时仅此三字，未涉及演奏篇章及演奏形式等；郑注和贾、孔之疏均缺乏铁证支持，而且不能尽圆其说。

诠释无算乐，诸说虽存在着分歧，但对于无算乐的娱情性，即郑玄所谓“尽欢而止”、“取欢而已”、“唯意所乐”，则是一致肯定的。历史典籍文献告诉我们，周代诸多礼仪的正礼之后是无算爵。关于行无算爵的情景，《仪礼·燕礼》有段生动的描述：

宾反入，及卿大夫皆说屡，升就席。公以宾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荐。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皆反坐。^③

这里“自此尽‘无算乐’，论爵与乐，恣意无数之事”^④，强调的是“宾主燕饮，爵行无数，醉而止也”^⑤、“从首至末，更从上至下，唯醉乃止”，^⑥即自由随意、恣情纵意。可见，无算爵与程序繁琐的正礼要求参与者严格遵循规范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如此这般，配合畅怀酣饮、一醉方休的无算爵而出演的无算乐，其侑酒佐欲的娱乐功能则昭然自明。因而顾颉刚曰：“无算乐则多量的演奏，期于尽欢，犹之乎无算爵的期于无不醉。”^⑦但是“降，说屡升坐，修爵无数。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宾出，主人拜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⑧因而，配合周代诸礼仪中无算爵的无算乐，亦没有超越时空，逃出“礼制”的樊篱，成为纯粹的娱乐艺术。和正歌一样，它也是以“礼”为本的，其娱乐性受“礼”的节制，只是程度较轻而已。如其演奏的篇章就不能出《诗经》及其佚诗的范围，演奏的形式也不出正歌的升歌、笙入或下管、间歌、合乐四种。这是循“礼”而设的铁门槛，主使者和享用者无论情意如何恣纵，都不得跨过。不少人认为，周礼只讲政治教化，不关注个体的情欲，其实不然。《荀子·礼论》曰：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芳，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洪湛侯《诗经学史》征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页。

③ 《仪礼注疏》卷15，见《十三经注疏》，第1022页。

④ 《仪礼注疏》卷18《大射》之贾公彦疏，见《十三经注疏》，第1043页。

⑤ 《仪礼注疏》卷10《乡饮酒礼》之郑玄注，见《十三经注疏》，第989页。

⑥ 《仪礼注疏》卷10《乡饮酒礼》之贾公彦疏，见《十三经注疏》，第989页。

⑦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见《古史辨》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52页。

⑧ 《礼记正义》卷61《乡饮酒义》，见《十三经注疏》，第1684页。

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檣貌,越席床第几筵,所以养体也。^①

这段关于“礼”之缘起的阐述,充分说明周礼是承认人的七情六欲、承认音乐的娱乐性的。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巩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周王室的统治,周礼又对人的七情六欲等进行了严格的规范。由此,亦可以洞悉无箏乐既强调娱乐性,又必须守“礼”的真谛。说实在的,人的欲壑难填,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会听凭人的七情六欲泛滥横流的。人的七情六欲是客观的存在,承认它并加以限制,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只不过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内涵罢了。

从音乐的发展史看,在周代,尽管无箏乐的娱乐性受到了“礼”的束缚,但无箏乐的盛行,也在某种程度上张扬了人的七情六欲,彰显了音乐的娱乐功能。应该说,这对于当时郑卫之音的滋长蔓延也起了某些推涛助澜的作用;对于后世娱情音乐的发展亦有着较深远的影响。还有,周代之后延续下来的无箏乐也都呈现了崭新的面貌。如唐玄宗开元六年“秋。八月,颁乡饮酒礼于州县,令每岁十二月行之。……酬既毕,乃行无箏爵、无箏乐”,^②宋陈旸曰:“刁斗,……俗谓之鎗鎗,唐宫县内无箏乐用之,非古之制也。”^③又曰:“《周官》有鎗于之制,盖乐作则鸣之,与鼓相和也。五代之时已亡其制,然则将于当时宫悬四,无箏乐中用之,岂鎗于之变体欤?”^④

(作者通信地址:李婷婷 山东聊城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 252059)

(责任编辑 晓 文)

① 董治安、郑杰文汇撰:《荀子汇校汇注》,见《文献集成》(2),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615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2《唐纪二十八·玄宗至道大明孝皇帝上之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6733—6734页。

③ 陈旸:《乐书》卷135《乐图论·刁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陈旸:《乐书》卷134《乐图论·将于》。